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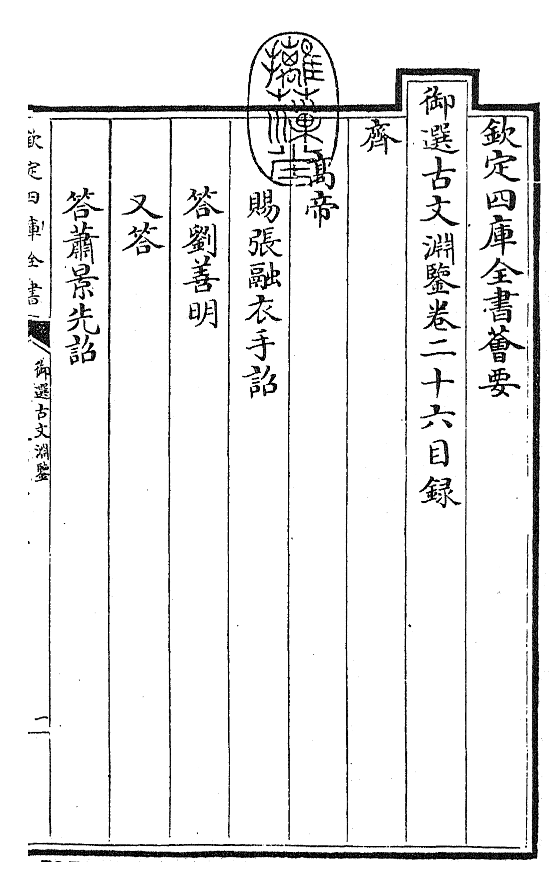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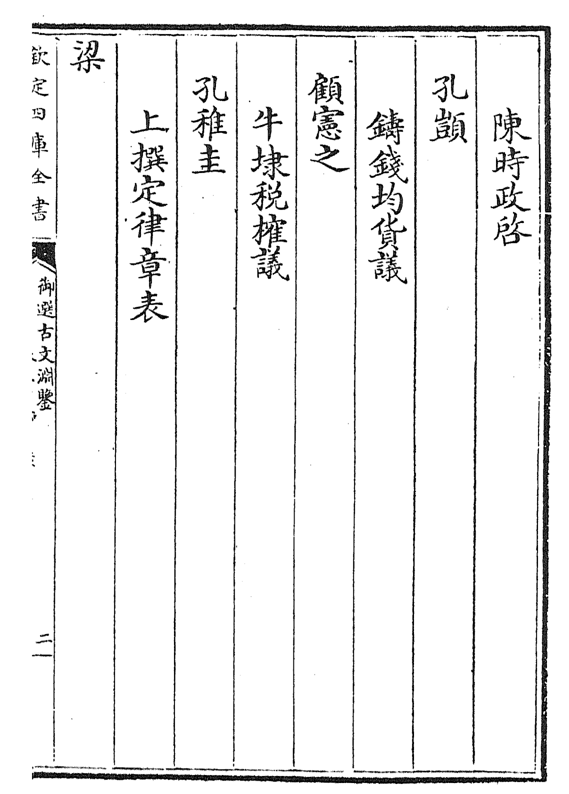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六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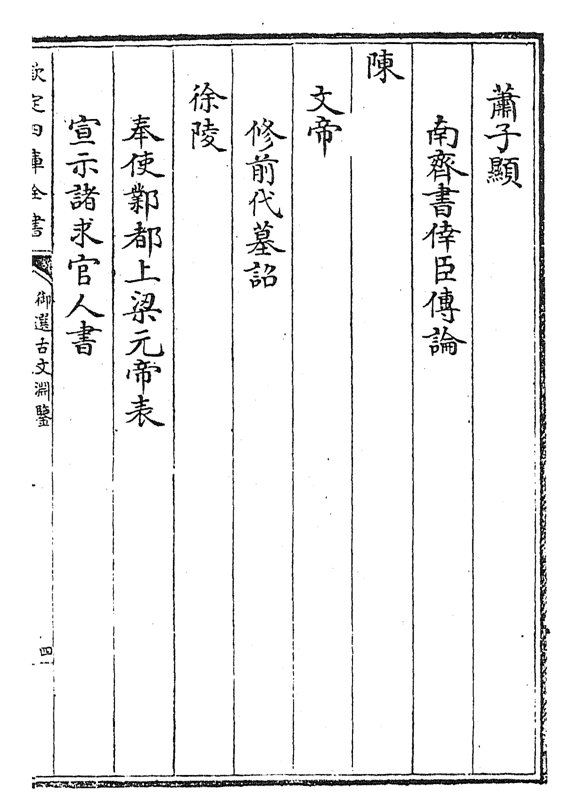
齊

高帝



梁

武帝



沈炯

請歸養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六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一百七十九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六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齊

蕭道成仕宋值桂陽王休範反出頓新亭以當其鋒還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蒼梧王遇弒道成夜入殿内迎立順帝殺袁粲劉秉遂受宋禪國號齊傳四世自高帝至東昏侯中興二年凡二十四年

高帝諱道成字紹伯姓蕭氏蘭陵人廟號太祖

敷語意致深儁

古詞淸音

賜張融衣手詔融字思光高帝素愛融即位後手詔賜融衣

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

答劉善明善明平原人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太祖答之

省所獻雜語並列聖之明規衆智之深軌卿能憲章先範纂鏤情識忠款既昭淵識肅著當以周旋無忘聽覽

謙冲和易見延佇之忱

命意引長詞亦近雅

也

又答善明表詠起宣陽門及宜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齊禮開賓館以接鄰國帝又答

具卿忠讜之懷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巳敕公卿宣陽門令敕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

答蕭景先詔景先帝從子啓稱上德化之美帝答

風淪俗敗二十餘年以吾當之豈得頓掃幸得數載盡力救蒼生者必有功于萬物也治天下者雖聖人猶須

切中風俗之弊

良佐汝等各各自竭不憂不治也

武帝 諱賾字宣遠高帝太子廟號世祖

禁婚葬奢靡詔 永明七年

三季澆浮舊章陵替吉凶奢靡動違矩則或裂錦繡以競車服之飾塗金鏤石以窮塋域之麗至班白不婚露棺累葉苟相姱衒罔顧大典可明為條制嚴勒所在悉使畫一如復違犯依事糾奏

勑廬陵王子卿 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為荆州刺史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

譏侈靡是訓宗藩第一義故言之惓惓

度帝敕之

吾前後有敕非復一兩過道諸王不得作乖體格服飾汝何意都不憶吾敕邪忽作瑇瑁乘具何意已成不須壞可速送下純銀乘具乃復可爾何以作鐙亦是銀可即壞之忽用金薄裹箭脚何意亦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吾知復專輙作者後有所聞當復得痛杖

略

敕晉安王子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永明十一年為雍州刺史帝敕以邊

以世務為根本片言居要

吾勑荊郢二鎮各作五千人陣本擬應接彼耳賊若送死者更即呼取之巳勑子真子懋弟封建安王魚繼宗設公慜至鎮慜公可以公慜為城主三千人配之便足汝可好以階級在意勿得人求或超五三階級文章詩筆乃是佳事然世務彌為根本可常憶之汝所啓仗此悉是吾左右御仗也云何得用之品格不可乖吾自當優量覔送

豫章王嶷字宣儼太祖第二子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刺史

大指以敦大易繁瑣自是篤論

上世祖啓 永明四年富陽人唐寓之反嶷上啓

此段小寇出於兇愚天網弘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可不爾比藉聲聽皆云有由而然豈得不仰啓所懷少陳心欵山海崇深臣獲保安樂公私情願于此可見齊有天下歲月未久澤沾萬民其實未多百姓恃險懷惡者衆陛下曲垂流愛每存優旨但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撻籍檢工巧督郵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

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寓宙之内何可周視公家何嘗不知民多欺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為此實非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兒大臣猶不皆能伏理況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兇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朓復多所便成紜紜久欲上啓閑侍無因謹陳愚管伏願特留神思上答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淆以為是不

竟陵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中書監太傅司徒揚州刺史

諫遣臺使疏宋世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

敘臺使憑威福擾吏民之弊曲盡情狀

閻公徐孚遠曰州郡以卹民爲急或承臺符不即優辦乃用臺使督之此等本非良吏譔公及私爲旨擾蓋非一端竟陵此表

此公後勞擾太祖踐阼子良陳之

前臺使督逋切調恒聞相望於道及臣至郡本傳昇明三年爲使持節都督會稽五郡會稽太守亦殊不疎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勤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後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六朝君臣儀衛中皆有節鼓以朱漆畫之鈙槊微貝鈙即劍也左傳云央之以鈙與槊皆儀仗中物顧盼左右叱咤自專擿宗斷族排輕斥重脅遏津埭恐喝傳郵破岡水逆破岡地名商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已船浙江風猛江出歙縣玉山公私畏渡

切於治體矣

脱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蹴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彊寺漢以後官署多謂之寺彊寺猶言大吏之署也郄攝羣曹開亭正揄榻便振荆革荆荆杖革鞭也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同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辯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為千或誑應質作尚方晉刑法志凡減死者輸作尚方寄繫東冶地名萬姓駭迫人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兼漿值今夕酒諧肉飫即許附申

赦格明日禮輕貨薄便復不入恩科笸貢微闕箠撻肆情風壓毀謗隨忿而發及其犯蒜轉積䳘栗漸盈遠則分鶩他境近則託貿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緩回刺言臺推信在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復近歲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纖州郡則指賜勑遐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各奉別旨人競自罄雖復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通鑑屬所下有一辨字注謂使者雖多亦當取辦於所屬也徒相疑憤反更淹懈凡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闇緩貽譽少為欺猾

入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逋上綱偏
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應緩自依違
糾坐之坐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行則在可肅且兩
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寡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
晨方辦粗計近遠率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
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一年脫得省
者息舟優役實為不少兼折姦減竊遠近暫安

陳時政啓 諮折租布二分取錢子良又啓

六朝文尚駢麗此獨簡潔峭勁有裨民隱
水心葉適曰觀此則是時荒民不減賦也子良居富貴之地而論入疾苦能問其朴起豈可謂之非仁也言具勸人為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蓋齊世一人而已
臣英曰六朝論事之文較之兩

臣一月入朝六登文陛廣殿稠人載奉顏色縱有所懷豈敢自達比天旹亟見地孽亟臻民下妖訛好生噂𠴲穀價雖和比室饑嗛纁纊雖賤駢門躶質臣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吳奥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罕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裒剋圍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應充猥役必由窮困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

漢則遜其醇茂若下視唐宋則猶為簡質耳

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為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惟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泉鑄歲遠類多剪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棰革相驅尋完者為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徒令小民每嬰困苦且錢帛相半為制永久或闕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八屬近縣八屬建康秣陵丹陽溧陽永世湖熟江寧句容既在京畿發借徵調實煩他邑民特尤貧連年失

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申原兖豫二藩雖曰舊鎮南齊西豫州先鎮姑孰後鎮壽春永明初復割揚豫六郡置南豫州鎮歷陽南兖州鎮廣陵北兖州鎮淮陰荏屬兵虞累棄鄉土窟邇寇庭下無安志編草結菴不違涼暑扶淮聚洛靡有生向俱稟人靈獨絕溫飽而賦斂多少尚均沃實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此役不由才舉並條其重貲許以賈衒前人增估求俠俠與夾通後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

共相昬齒愚野未閑必加陵詆罪無大小橫没眥載凡求試縠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閑容夫獄訟惟平畫一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舋最合從網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先王立理之本尚書列曹上應乾象後漢李固傳云尚書猶天之北斗如聞命議所出先諮於都令都令史都既下意然後付郎謹寫關行愚謂郎官尤宜推擇宋運告終戎車屢駕寄名軍牒動竊數等故非分充朝資奉啟積廣越邦宰梁益郡邑廣越梁益皆遠州

圜府泉法始於周禮而論列體製於此為詳

參差調補實允事機且此徒冗雜罕遵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大半

孔顗見史劉悛傳未詳字與爵里

鑄錢均貨議宋代太祖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請孔顗上議

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魏文侯臣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闔閭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

瓊山丘濬曰自古論錢法多矣惟南齊孔覬所謂不惜銅不愛工此二語者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也錢之為錢體質厚而肉好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彼亦不為矣況冒禁犯法而盜為之哉然自太府圜法

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為患也自漢鑄五銖錢武帝元狩五年初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元嘉中鑄四銖錢輪廓形製與五銖同百姓無利不盜鑄後徐爰顔竣議減錢式由是屢改致有鵝眼綖環之弊以為宜開置泉府太公立九府圜

以來以銅為錢或為半兩或為揄莢或為八銖或為四銖不知幾變矣而惟漢之五銖為得其中也

臣士奇曰自昔錢法輕則矯之以重重則矯之以輕泉貨之通惟在因時制宜耳

法泉府其一也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已實國用有儲乃量奉祿薄賦稅則家給民足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翦鑿不鑄大錢也宋世錢無輪廓不磨翦鑿者謂之來子尤輕薄者謂之荇葉盜鑄者欲以偽亂真故效作翦鑿摩澤緇染始皆類故此則竊效古錢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民弗售緇染不復行矣所鬻賣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緇染更用反覆生詐循環起奸此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鑄已布於民使嚴斷翦鑿此翦鑿則是磨鎔取鎔以俟再鑄小輕破缺無

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

顧憲之 字士思吳郡吳人豫章內史

牛埭稅榷議 永明六年憲之為隨王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西陵戍主杜元懿

啓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即所見日可一倍盈縮相兼略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為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世祖勑示會稽郡此詎是事宜

析理既明言事亦爽

水心葉適曰西陵四埭有可增之稅郡無所白而戍主乞專其私顧慮之所議雖深然終不言杜元懿是不應主論者然則宋齊之閒細紀敗壞兵官遂于民政耶抑自江左至魏晉皆然也

可訪察即

啓憲之議

尋始立牛埭之意（牛埭堰名用牛挽船因曰牛埭。埭徒耐翻）非苟逼僦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屢致膠溺濟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所以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即其例也而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已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別道或空稅江行或撲船倍價或力周而猶責凡如此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格外十條並蒙停寢從來諠訴始得暫弭案吳興（郡名）頻歲失稔念茲尤饉去乏從豐

雖衰世若體統未失民猶可賴安不然雖興王之時百姓無所託命矣觀遷之言司馬遷謂奇施厥廟此等語是也

臣祖訥曰詳陳原委利害較然元懿自應心折

良由饑棘棘急同或徵貸貿粒還拯親累或提攜老弱陳力餬口逮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廪蠲調而元懿幸災榷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惟新加無贏並皆舊格猶闕愚恐元懿今啓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便百方侵苦為公賈怨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往効任以物上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史記王溫舒為中尉其爪牙吏虎而冠書云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為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今雍熙在運草木含澤其非事宜仰如聖旨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廉則不竊於公平則無害於民矣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也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民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是士人

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民三五屬官蓋惟分定百
端輸調又則當然比衆局檢校首尾尋續橫相質累者
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孽互起蠶
事弭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舉責應公贍私日不暇給
欲無為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刑罰身且不愛何
况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滋網辟徒峻猶不能悛
竊尋民之多偽實由宋季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勤
劇倚巧祈優積習生常遂迷忘反四海之大黎庶之衆

心用參差難卒澄一化宜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疾納汙實增祟曠務詳寬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簡符前後年月久遠其事不存符旨既嚴不敢闇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聞者忽不經懷見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時轉寒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衷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委縣簡保舉其綱領略其毛目囊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沈痼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曁

二縣離唐寓之寇擾唐寓之反聚衆桐廬破富陽錢塘害東陽太守蕭宗之公私

殘燼復特彌甚儻値水旱實不易念俗諺云會稽打鼓

送郎吳興步擔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本

是塉土事在可知因循餘弊誠宜改張汯元懿令啓敢

陳管見世祖從之

孔稚圭字德璋會稽山陰人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

上撰定律章表永明七年尚書删定郎王植撰律章表請付外詳校于是公卿

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

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

大意與路溫舒尚德緩刑疏相近

尚脩方岳貢曰江左名流多以簡遠為主不肯親事故當官者不明律例雖有此奏亦竟不行者以人情不便學習故也

決九年孔稚圭上表

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歴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頽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勑臣與公卿八座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

臣愳曰律例不一則比附任情

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嶷豫章王嶷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敘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旣多謬僻監司

講讀不精則聽斷多枉稚圭一表深合明慎之義敘歲獄寃濫處令人惻然傷懷

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寃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人寃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勲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獷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吞剝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寃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為用使于公哭于邊城孝婦寃於遐外于定國傳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母具獄上府于公爭之弗能得乃

抱具獄哭於府上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張釋之于定國俱漢廷尉元常文惠績映魏閣鍾繇字元常高柔字文惠俱魏廷尉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勤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為閭伍所蚩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胄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臯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晉太

傅鄭冲與賈充等定律令既成河南尹杜預為之注解

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驅若絃括之相接矣臣以踈短謬司大理稚圭時為廷尉陛下發自聖衷憂矜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詔報從納事竟不施行

梁齊東昏侯失道蕭衍奉南康王寶融起兵雍州克定京邑已廢寶融自立國號曰梁傳四世自武帝

意在去奢返樸興於厥躬史稱武帝豆羹糲食克儉於身於此可見

至敬帝太平二年凡五十六年

武帝諱衍字叔達南蘭陵人姓蕭氏與齊同祖廟號高祖

詳立條格令齊和帝中興二年令是年四月受禪

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世之澆淳恒由此作自永元失德永元東昏年號書契未紀窮凶極悖焉可勝言既而璇室外構傾宮內積奇技異服殫所未見上慢下暴淫侈競馳國命朝權政移近習販官鬻爵賄貨公行並甲第康衢漸臺廣室長袖低昂等和戎之賜春秋襄十一年魏絳和諸戎狄晉侯賜以

臣正治曰風俗之原由上制之欲率先卿士言則美矣而躬行未至是以不克有終也

金石之樂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驕艷競奕夸麗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之朝期之清旦聖明肇運聖明和帝寶融也永元三年即皇帝位厲精惟始雖曰纘戎大雅烝民篇纘戎祖考殆同朔華且淫費之後繼以興師鉅橋鹿臺殷本紀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凋斃不一孤忝荷大寵和帝授高祖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務在澄清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左傳衛文公為大帛之冠俯厲微躬鹿裘之義晏子鹿裘以朝解而更張斲雕為

樸自非可以奉粢盛修紱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衆費一皆禁絶御府中署量宜罷省掖庭備御妾之數大享絶鄭衛之音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凖的𣆶庶非食薄衣請自孤始加羣才並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存約已移風易俗庶期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孤雖德謝往賢任重先達實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詳為條格

傚古人責躬之義語亦簡當

念切民事而出以古腴之辭

禁祝史祈福詔 天監六年

夫有天下者義非為巳凶荒疾癘兵革水火有一于此責歸元首今祝史請禱繼諸不善以朕身當之永使災害不及萬姓俾兹下民稍蒙寧息不得為朕祈福以增其過特班遠邇咸令遵奉

撿括封事詔 大同二年先是尚書右丞江子四等上封事極言政治得失五月癸卯下詔

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所鍾過不能自覺江

洞盡物情言之懇懇

臣德宣曰墨吏誅求豪強占奪皆民害之大者掠武嚴加禁革

子四等封事如上尚書可時加檢括于民有蠹患者便即勒停宜速詳啓勿致淹緩

勅外司明加聽採隨事舉奏詔（大同七年）

古人云一物失所如納諸隍未是切言也朕寒心消志為日久矣每當食投箸方眠撤枕獨坐懷憂憤慨申旦非為一人萬姓故爾州牧多非良才守宰虎而傅翼楊阜是故憂憤（楊阜魏明帝時少府數諫諍）賈誼所以流涕至於民間誅求萬端或供厨帳或供廐庫或遣使命或待賓客皆

蓋大同之政猶見精明也

無自費取給於民又復多遣遊軍稱爲遏防姦盜不止暴掠繁多或求供設或責脚步又行刼縱更相枉逼良人命盡富室財殫此爲怨酷非止一事亦頻禁斷猶自未已外司明加聽採隨事舉奏又復公私傳屯邸冶爰至僧尼當其地界止應依限守視乃至廣加封固越界分斷水陸採捕及以樵蘇遂致細民措手無所凡自今有越界禁斷者禁斷之身皆以軍法從事若是公家創内止不得輙自立屯與公競作以收私利至百姓樵採

以供烟爨者悉不得禁及以採捕亦勿訶問若不遵承皆以死罪結正

與謝朏勑 朏字敬冲高祖踐阼徵為侍中光禄大夫與勑

吾以菲德屬當期運鑒與吾賢思隆治道而明不遠燭所蔽者多實寄賢能匡其寡闇嘗謂山林之志上所宜弘激貪屬薄義等為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軌文經武各脩厥職羣才競爽以致和美而鎮風靜俗變教論道自非箕頴高人莫膺兹寄是用虚心側席屬想清

求賢若渴如讀伯駒空谷之詩

塵不得不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使望釋𩚆(羅)龔衮出野登朝必不以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不降其身不屈其志使璧帛虛往蒲輪空歸傾首東路望兼立表羲軒邈矣古今殊事不獲緫駕崆峒依風問道黃帝至崆峒問道于廣成子今便復引領雲臺虛已宣室漢文帝于宣室召見賈誼紆賢之愧載結寤興

與何點詔點字子晳宋泰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郎太子中庶子並不應

高祖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

敦故舊重隱逸敘述晤昔情緒深婉儼然光武之待子陵

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修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蹔別丘園十有四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嚴光排九重踐九等談天人敘古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皮弁謁子桓楊彪字文先魏文帝丕字子桓帝以彪故漢太尉賜几杖使着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着布單衣皮弁以見伯況以㲄綃見文叔後漢書逸民傳周黨字伯況著短布單衣㲄皮綃頭待見尚書文叔光武字求之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黜以巾褐引入華林園高祖甚悅賦詩置酒恩禮如舊

何點何胤史謂其居貞物表縱心塵外故武帝優詔敦勸之如此

徵何胤手詔

胤字子季點之弟隱若邪雲門寺永元中徵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世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髙祖踐阼詔為特進右光祿大夫

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巳蒙蔽昧於治道雖復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蘊方策自舉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爭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則汨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為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節今世務紛亂憂責

勤懇之情形於簡牘

是當不得不屈道嚴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往懷不吝濡足令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意遲面在近脩曰吾年已五十七何容得有宦情

又勑果還以脩意奏聞有勑給白衣尚書祿脩固辭又勑山陰庫錢月給五萬脩又不受

乃勑脩

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閭閻縉紳鮮聞好事吾每思弘獎其風未移當宸興言為歎本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既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

遣弟子就東山受學武帝禮賢可謂篤矣

須俟來秋所望惠然中其宿抱耳御門徒中經明行修厥數有幾且欲瞻彼堂堂寘此周行便可具以名聞副其勞望

又勅

比歲學者殊為寡少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一念此為之慨然御居儒宗加以德素當勅後進有意向者即御受業想深思誨誘使斯文載興 于是遣何子朗孔壽等六人于東山受學

六朝九品中正法類登世族而抑寒畯故言之獨切

馮修方岳貢曰江左門族皆有階限至於齊梁益以資序淆亂

表

輔政上銓序表齊中興二年詔梁國初建宜須綜理可依舊選諸要職高祖上表

臣聞以言取士士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所謂才生于代窮達惟時而風流遂往馳騖成俗媒孽夸衒利盡錐刀遂使官人之門肩摩轂擊豈直暴蓋露冠不避寒暑遂乃戢屨杖策風雨必至良由鄉舉里選不師古始稱肉度骨楚辭今之相者舉肥遺之管庫賤士也趙文子薦管庫之士七十人加以山河梁畢闕輿徵之恩金張許史忘舊業之替呵可

造請良多武帝此表亦清明之事

臣廷敬曰自九品之法行而澆競成風浸假曰甚所謂上品無單門下品鮮貴族也此表足以矯正其失

傷哉且夫譜諜訛誤詐偽多緒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襲良家即成冠族妄脩邊幅便為雅士負俗深累遽遭寵擢墓木已拱方被徽榮故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餘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事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進懷質抱貞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于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蓽又以名不素著絕其階緒必須畫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撝獎成

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屨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崖涘造請自息且閭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八元立年居皂隸而見抑四凶弱冠處鼎族而宜甄是則世祿之家無意為善布衣之士肆心為惡豈所以弘奬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蠹尤宜刋革不然將使周人有路傍之泣論衡曰昔周人有仕不遇年老髮白涕泣于途者或問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晉臣興漁獵之

敦崇詩學敷言推令

歎晉臣雍季曰竭澤而漁明年無魚焚藪而田明年無獸詐偽之道今雖偷可後將無復且俗長浮競人寡退情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宦故貌實昏童籍已踰立滓穢名教于斯為甚臣總司內外憂責是任朝政得失義不容隱伏願陛下垂聖淑之姿降聽覽之末則彝倫自穆憲章惟允詔依高祖表施行

簡文帝諱綱字世纘昭明太子母弟封晉安王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立為皇太子

請賀琛奉述毛詩義表

臣聞樂由陽來性情之本詩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

詞語輕隽有致

天地咸亨人倫敦序故東魯夢周窮茲刪採西河紹魏著彼纘述叶星辰而建詩觀斗儀而命禮以為陳徐（陳俠 徐教）雅頌膏肓匪一燕韓（韓嬰燕人）篇什痼疾多端北海鄭君（鄭康成）徒逢箋釋南郡太守（馬融）空為異序庶令中和永播碩學知宗大胥負師國子咸紹孝敬之德化洽天下多識之風道行比屋

答徐摛（摛守士秀東海郯人太宗初為太子轉家令兼掌管記後除太子左衛率）

山濤有言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務

竟不能黜邪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不仰裨聖政以此慙惶無忘夕惕驅馳五嶺在戎十年險阻艱難備更之矣覩夫全軀具臣刀筆小吏未嘗識山川之形勢介冑之勤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髙閣之間可來高門之地徒重玉饌羅前黄金在握浞訾粟斯容與自憙亦復言義軒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良足長嘆

邵陵王綸字世調高祖第六子司空都督中外諸軍事

與湘東王繹書時元帝圍河東王譽于長沙既久內外斷絶綸聞其急欲往救

史稱綸聰警有才學忠孝獨存觀此書信矣

之為軍糧不能繼遂止乃與書

伏以先朝聖德孝治天下九親雍睦四表無怨誠為國政實亦家風惟余與爾同奉神訓宜敦吉喻共承無改且道之斯美以和為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和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日者聞譽專情先訓以幼陵長世祖遣使至譽所督其糧衆譽不從湘峽之内遂至交鋒方等身遇亂兵斃於行陣世祖遣世子方等征譽至麻溪敗死殞于吳局地名方此非寃聞閤號怛惟增摧憤念以兼悼當何可稱吾在州所居遥隔太寶

臣乾學曰使湘東能用邵陵之言合諸藩之力以控制上流則關中之甲必不敢動舊京將復之後亦何至遂移於陳氏也惜哉

元年綸至郢州南平王恪上綸為都督雖知其狀未喻所然及屆此藩備加覿訪咸云譽應接多替兵糧閉壅弟教亦不悛故興師以伐譽未識大體意斷所行雖存急難豈知竊思不能禮爭復以兵來蕭墻興變體親成敵一朝至此能不嗚呼既有書問雲雨傳流噂喈其間委悉無因詳究方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人非禽蟲在知君父即日大敵猶彊天讐未雪余爾昆季在外三人如不匡難安用臣子惟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感誓蒼穹憑靈宗祀晝謀

臣兵曰意在捐骨肉之忿合兵力以誅侯景爲雪國耻其言故爲可採

夕計共思康復至於其餘小忿或宜寬貸誠復子㦀須臾將奈國寃未逞正當輕重相推大小易奪遺無益之情割下流之悼弘豁以理通識勉之今已喪鍾山復誅猶子（譽昭明太子統之子于世祖為猶子）將非揚湯止沸吞冰療寒若以譽之無道近遠同疾弟復效尤攸非獨罪幸寬於衆議忍以事寧如使外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景高歡將）

歎死降梁已復叛梁陷臺城移屯西洲所以未窺江外者正為藩屏盤固宗鎮彊密若自相魚肉是為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効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又莊鐵小豎作亂久挾觀寧懷安二侯以為名號尋陽王大心以莊鐵為豫章內史鐵至郡即叛推觀寧侯永為主當陽有事充掣殊廢備境尋陽王大心初封當陽公莊鐵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擊之鐵夜襲破約營第聞征伐復致分兵便是自於瓜州洲名至于湘雍莫非戰地悉以勞師侯景卒承虛藉釁浮江豕突豈不表裏成虞首尾難救可為寒心其事已切弟

若苦陷洞庭湖名即禹貢九江兵戈不戢雍州疑廹何以自安

譽弟詧為雍州刺史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後詧果引魏師陷江陵侯景事

等内癰西秦外同瘤腫直置關中已為咽氣況復貪狼

難測勢必侵吞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吾非有深鑒獨能

弘理正是採藉風謠博參物論咸以為疑皆欲解體故

耳自我國五十許年恩格玄穹德彌赤縣雖有逆難未

亂邕熙溥天率土忠臣憤慨比屋罹禍忠義奮發無不

抱甲負戈衝冠裂眥咸欲剸刃於侯景腹中所須兵主

唱耳今人皆樂死赴者如流弟英略振遠雄覇當代惟
德惟藝資文資武拯溺濟難朝野咸屬一匡九合非弟
而誰豈得自違物望致招羣讟其間患難具如所陳斯
理皎然無勞請箸驗之以實寧須確引吾所以間關險
道出自東川太清二年編入赴援直指鍾山敗還京口三年入援臺城陷奔禹穴大寶元年至郢州
政謂上游諸藩必連師狎至庶以殘命預在行間及
到九江安北兄遂泝流更上鄱陽王範為安北將軍合州刺史京城不守範棄合肥泝流西上
全由飢饋懸斷卒食半菽阻以菜色無因進取

範至溢城商旅不通數萬之衆皆無復食人多饑死侯景方延假息復緩誅刑倍增號憤啓處無地計瀟湘穀粟猶當紅委若阻弟嚴兵惟事交切至於運轉恐無暇發遣即日萬心懸望惟在民天若遂等西河時事殆矣必希令弟豁然兹途解汩川之圍汩川即汩羅江在長沙存社稷之計使其運輸糧儲應贍軍旅庶并力一舉指日寧泰宗廟重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吾才懦兵寡安能為役所寄令弟庶得申情朝聞夕死萬殞何恨聊陳聞見幸無恡焉臨紙號

論宋吏治得失都本畧儉以正說亦探源之識也

迷諸失次緒世祖復書陳河東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特進光祿侍中少傅建昌縣侯

宋書良吏傳序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紬華屛欲以儉抑身武帝紀上清簡寡欲未常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左右無幸謁之私閨門無文綺之飾故能戎

水心葉適曰晉宋以前至於尭舜居官無代但不為民計者更易頻耳故沈約稱宋文帝守宰以六期為斷雖没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所係吏無苟得止

車歳駕邦甸不擾太祖幼而寛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陜方六戎薄伐文帝元嘉三年遣中領軍到彦之征北將軍檀道濟討荊州刺史謝晦命將動師經略司兖七年遣右將軍到彦之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北伐魏費由府實役不及民自此區寓宴安方内無事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歳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期為斷雖没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于時可免凡百户之鄉有市之邑歌謡舞蹈觸處成羣蓋宋世之極盛也曁

言非六朝不得

云亦不言及六

朝便當代也

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魏寇汝南諸郡遣寧朔將軍王玄謨攻滑臺不克魏主率衆至瓜步戎役大起傾資埽蓄猶有未供于是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兹至于孝建世祖孝武帝年號兵連不息以區區之江東地方不至數千里戶不盈百萬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造清暑殿高祖受命無所改作所居惟稱西殿不制嘉名太祖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世祖承統制度奢廣犬馬餘

臣杜詔曰守宰頻易則民生多擾詐偽且日滋矣故篇中講復及之

菽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雕欒綺節珠牕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殫民命未快其心太宗明帝繼祚彌篤浮侈恩不恤下以至橫流莅民之官遷變歲屬竈不得黔席不暇暖蒲密之化子路治蒲卓茂治密事未易階豈徒吏不及古民偽于昔蓋由為上所擾致治莫從今採其風迹粗著者以為良吏篇云

孔羊沈列傳論

以常平積穀爲扶災利農之本有裨民瘼

卧子陳子龍曰此蓋常平之說宜入食貨志而蔣此者以江夏

史臣曰江南之爲國盛矣雖南包象浦（水經注昔馬文淵積石爲塘達於象浦建金標爲南極之界）西括邛山（漢書地理志蜀郡臨邛縣注應劭曰邛水出嚴道邛來山）至於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於荆揚二州自漢氏以來民戶彫耗荆楚四戰之地五達之郊井邑殘亡萬不餘一也自元熙十一年馬休之外奔（元熙當作義熙晉書安帝義熙十一年春正月荆州刺史司馬休之舉兵貳於劉裕裕帥師討之三月戰於江津休之敗奔襄陽五月休之出奔於姚泓）至於元嘉末（元嘉宋文帝年號）三十有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至餘糧栖畝戶不夜扃蓋東西

王屯田時宋公
御之論在孔季
恭傳中也

之極盛也既揚部分析境極江南考之漢域惟丹陽會稽而已漢書地理志云丹陽郡故鄣郡也武帝元封二年更名為丹陽屬揚州會稽郡秦置景帝四年屬揚州自晉氏遷流迄於太元之世太元晉孝武帝年號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内宴如也及孫恩寇亂孫恩之亂事在晉安帝隆安中元興元年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赴海死殲亡事極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大明宋孝武帝年號年踰六紀民戶繁育將曩時一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漢書顏師

臣廷敬曰荆揚沃衍然其民取給朝夕而少蓄積無以禦災自漢時已然叁常平之行亦須人法兩得後能盡其利耳

古注曰鄠屬扶風杜屬京兆。鄠音扈不能比也荆域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而田家作苦役難利薄亘歲從務無或一日非農而經稅橫賦之資養生送死之具莫不咸出於此穰歲糶賤糶賤則稼苦饑年糴貴糴貴則商倍常平之議行於漢世元嘉十二年東土潦浸宋書文帝元嘉十二年六月丹陽淮南吳興義興大水京邑乘船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廩以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敝同往

言情事皆曲折盡意文亦華實相副

水心葉適曰思倖序稱魏丘九

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漢宣帝紀五鳳四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應劭曰壽昌奏令邊郡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興於中年遂切扶患或不至是若籠以平價則官民優議屈當時蓋由於此

恩倖傳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屠釣卑事也版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傅說去為殷相呂望初屠牛于朝歌市後釣魚于渭濱傅說代胥靡刑人版築于傅巖之野非論公侯

品蓋論人材優劣非為世族髙卑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隷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自劉毅衛瓘李重論中正至約盡之矣此魏晉江左大事也不能則識

之世鼎食之資明敭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黄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胡廣字伯始少孤貧親執家苦後為僕射司空黄憲字叔度世貧賤父為牛醫天下號曰徵君且任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金日磾張安世子孫累世貴寵珥侍中貂七葉自武帝至平帝也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黄門侍郎執戟殿下朔傳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此云黄門侍郎誤郡縣掾史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

法與徐爰阮佃夫輩皆士大夫之選豈得尚為佞倖耶

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左傳輿臣隸僕臣臺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

堦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倖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泰始宋明帝年號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輳同歸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晏子謂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薰也戰國策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

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瘡痏構於牀第之曲第側里切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悉方艚素縑丹珀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漢許皇后史良娣家勢傾天下晉王愷石崇富擬王者按文選作王石宋書作王庾謂王導庾亮子弟恩寵特盛當從宋書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慴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剿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

策問三事皆民化俗納言皆切實治理文亦聯美而有遜韻

禹脩方岳貢曰梁祖初政思弘

以為恩倖篇云

任昉 守彥昇樂安博昌人寧朔將軍新安太守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天監武帝年號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 樊鄧地名商郊紂都也齊東昏侯無道比之于紂 因藉時來乘此歷運當扆永念猶懷慙德 天子當扆扆屏風而立 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衣冠禮樂掃地無餘斲雕刓方經綸草昧 漢書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樸去角之謂刓 採三王之禮冠屨釐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 周禮曰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

道化策問三事
皆仰見衷懷弗
緣雕飾

臣熙曰策士語
貴在明切駢詞
儷句翦棄習尚
使然而絲采紛
披爲言清倩自
極文人之致

特懸而百度草創倉廪未實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國語王耕三推之庶人終千畝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每時入芻稾歲課田租漢舊儀曰民田租芻稾以給經用愀然疚懷如憐赤子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故曰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斯理何從佇聞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閉戸自精開卷獨得九流七略頗常觀覽六藝百家庶非墻面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

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横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百家謂諸子凡有一百八十九家言百舉其大數雖一日萬幾早朝晏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韓子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公患之謂左右曰甚惡紫臭于是郎中莫衣紫三日境内皆莫衣紫也長纓鄙好且變鄒俗韓子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鄒君患之因先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且夫縉紳道行禄利然也朕傾心駿

骨非懼真龍葉公好龍室屋雕文畫以龍于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于牖拖尾于堂葉公見之棄而退走失其䰟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輜軿緇薄丁反青紫如拾地芥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鳴鳥蔑聞子衿不作輜軿車也青紫貴位之服言貴位之服如車載之多取之易如拾地草鳴鳥鳯也子衿學校也弘奬之路斯既然矣猶其寂寞應有良規寂寞言未見功效也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兹三年矣比雖輻輳闕下多非政要日伏青蒲罕能切直輻輳如衆輻之集于轂也青蒲天子内庭也以青色規地諫者伏其上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

敘先世忠孝有斐篤之忠

弗弘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後漢蔡邕上疏睚眦有違論輸左校後漢書李膺髡鉗徙朔方坐論輸左校而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絶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悉意以陳極言無隱

為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晉尚書令建興縣公卞壼死蘇峻之難二子昣盱同時見害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謚忠貞彬字士蔚官至綏建太守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敕當脩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壼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

臣鴻緒曰自叙淪虐處惻然動人

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忠謂壼孝謂盻肟）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兎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壼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左傳死王事加二等）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昉為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續遭母憂廬于墓側哭泣之地草為不生齊明帝為太傅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室

文生於情不須責飾自然雅健

再三

固辭

昉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欵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昉於品庶示均鎔造干禄祈榮更為自拔虧教廢禮豈闕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啓昉往從末宦禄不代耕饑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酹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闃若無主所守既無别理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

摹寫情況入微前代多用宦寺與兵故言之尤切

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阿谷之女謂子貢曰吾鄙野之人僻陋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詩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啓事陳聞

明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蕭子顯字景陽蘭陵人齊豫章王嶷第八子也七歲封寧都縣侯以王子例拜給事中累官吏部尚書侍中出為仁威將軍吳興大守

南齊書倖臣傳論

史臣曰中世以來宰御天下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座五曹晉書蔡謨為尚書上疏讓曰八座之任非賢莫居續漢志尚書凡六曹侍郎三十六人一

臣乾學曰省郎容通禁闈出納王命晉宋盛時以謹慎寒門及文學知名者充其選流品既清邪佞自絶可為後法

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咸皆冠冕縉紳任跡人貴伏奏之務既寢趨走之勞亦息闕宣所寄屬當有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若夫環纓斂笏俯仰晨昏瞻幄座而竦躬陪蘭檻而高眄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蘭變鮑家語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開壅之機長主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宮省咳唾義必先知故能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臥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

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陛天居亘設蘭錡（張衡西京賦武庫禁兵記在蘭錡注兵架也）羽林精卒（鄭氏通志漢武帝置羽林騎師古曰如羽之疾如林之多）重屯廣衛至於元戎啓轍式侯還麾（西京雜記漢朝輿駕式道侯六）遮迥清道神行案鑾督察來往馳鶩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案領護所攝示總成規若徵兵動衆大興民役行留之儀請託在手斷割牢稟賣弄文符捕叛追亡長戍遠謫軍有千齡之壽室無百年之兒害政傷民於此為蠹況乎主幼時昏其為讒慝亦何可

睠念忠烈加是丘
墓藹然仁厚之音

勝紀也

陳侯景陷臺城梁元帝遣王僧辯與陳霸先共平侯景元帝遇害霸先與僧辯共立敬帝貞陽侯淵明自齊入僧辯納之霸先襲殺僧辯已廢帝自立國號曰陳傳五世自武帝至後主禎明三年凡三十三年

文帝諱蒨字子華武帝兄始興昭烈王子初封臨川王武帝崩入纂大統

脩前代墓詔天嘉六年

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

閣公孫子述曰侯景之亂丘墓皆殘文帝此舉可稱盛德

臣士奇曰天嘉初陳人葬梁元

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其經綸王業縉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才而零落丘山變移陵谷咸皆剪伐莫不侵殘玉盃得於民間漢武故事鄠縣有人貨玉盃推問乃茂陵中物也漆簡傳於世載晉太康元年盜發魏襄王冢得漆書蝌蚪文字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燕昭墓前華表千年自大祚光啓恭惟揖讓爰暨朕躬聿修祖武雖復旂旗服色猶行杞宋之邦車駕巡游聊瞻河雒之路故喬山之祀黄帝葬喬山蘋藻弗虧驪山之墳始皇葬驪山松栢恒守唯咸藩舊壠士

帝細目書之予厚也至是詔前代侯王自古忠烈咸修其墓仁厚之至也

子故塋掩殣末周樵牧猶衆或親屬流隸負土無期子孫寘滅手植何寄漢高留連於無忌高祖為魏公子無忌置守冢五家宋祖惆悵於子房宋武帝下教修張良廟丘墓生哀性靈共惻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維前代王侯自古忠烈墳冢被發絶無後者可檢行修治墓中樹木勿得樵採庶幽顯咸暢稱朕意焉

徐陵字孝穆東海郯人侍中安右將軍中書監太子詹事建昌縣開國侯

奉使鄴都上梁元帝表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

駢偶之文緯以經史故麗而有則

水心葉適曰徐陵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被之南北家藏其本遂為南北所宗陸機任昉不能逮也自唐及本朝慶歷以前皆用其

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堯帝嚳子初封唐侯）居代惟賢終纂高皇之祚（漢文帝初封代王）無為稱於革舄（漢文帝足履革舄）至治表於垂衣而撥亂反正非聞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晉瑯琊王伷宣帝子初封東莞郡王元帝伷子覲之子）炎運猶昌枝分南頓（光武父為南頓令）豈得掩顯姓於軒轅（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非才子於顓頊（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莫不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勛華鳴讓同於旦奭握圖執鉞將在御天王勝珠衡先彰元后（路史神農氏戴王理注王理一作王

體變滅不貴若猶為四六朝廷制命既遵行之不復可改矣

勝孝經援神契黃帝日角而連珠衡神祇所命非惟太室之祥左傳楚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所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乃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入拜圖牒斯歸何止堯門之瑞鉤弋任身十四月生昭帝命其門曰堯母門畫周公負成王圖賜霍光令立之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幾允文允武包羅羣藝擬茲三大老子域中有四大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實是四門歷試諸難咸熙庶績斯無得而稱也自無妄為象謂侯景鍾禍上京梟獍虔劉宗社蕩墜𡾰頭鐵額蚩尤兄弟銅頭鐵額興暴皇年封豨脩蛇行

災中國靈心所宅下武其興望紫極而長號瞻丹陵而殞慟家寃將報天賜黃鳥之旗（任昉宣德太后令白羽一麾黃鳥底定黃鳥地名）國害宜誅神奉玄狐之籙（黃帝伐蚩尤夢西王母遣道人衣玄狐裘以符授之）剋李軼於河津（李軼搆殺光武兄縯光武設反閒于朱鮪剌殺之）征陶謙於海岱（陶謙害魏武父嵩魏武既破呂布將移兵誅之會謙病死）滕公擁樹雄氣方嚴（漢王兵敗欲棄孝惠魯元滕公常收載之面擁樹乃馳）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建安三年曹操破張繡）忠誠貫於日月孝義感於冰霜如霆如雷非貔非虎前驅効命元惡斯殲（大寶三年王僧辯等平侯景傳首江陵）既推膽於

西州姜維死時剖膽如斗大方𤈦臍於東市董卓死暴尸於市守尸吏以火炷致卓臍中以為燈蚩尤三冢黃帝禽殺蚩尤于涿鹿之野冢在壽張縣闞鄉城中寧謂嚴誅王莽干剸非云明罰莽傳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臠分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為京觀左傳潘黨曰君盍收晉尸以為京觀邪纖濟濟還見隆平宗祀愔愔方承多福自氲氲渾沌之世驪連栗陸之君卦起龍圖文因鳥跡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星躔東井時破崤潼漢王入關五星聚于東井雷震南陽初平尋邑光武起南陽破莽將王尋王邑未有援三靈

臣杜訥曰典贍之中別有深情惻致祇見逸氣横流絕無排比之迹

之已墜救四海之羣飛赫赫明明龔行天罰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似蓋晨映姚鄉（孝經援神契舜生於姚墟）甘露如珠朝垂原寢（永平十七年甘露降於原陵樹）芝房感德咸出銅池（漢武帝元封二年甘泉宮産芝因作芝房歌）蓂莢伺辰無勞銀箭（堯時生蓂莢按朔望開落）重以東漸玄菟（郡名）西踰白狼（西南夷國名）髙柳生風扶桑銜日（髙柳邊邑名淮南子曰出於暘谷拂於扶桑）莫不編名屬國歸貢鴻臚荒服來賓遐邇同福其文昭武穆蹈舞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掌故詢天官斟酌繁昌（魏文帝受禪于

繁昌經營高邑光武即位於鄗改為高邑宗王啓霸非勞陽武之侯漢宣入繼昭帝先封陽武侯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文帝自代入舍長安代邸正應揚龍旂以饗帝仰鳳扆以承天歷數在躬疇咨為讓去月二十日兼散騎常侍抑暉等至鄴伏承聖旨謙冲為而弗宰或云洛陽未復函谷無泥隗囂傳王元請以一丸泥東封函谷旋駕金陵方膺天睠愚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恒宅登封岱嶽猶署明堂漢武帝作明堂於泰山下巡狩章陵時行司隸桓帝幸南陽孫騰請以荆州比司隸建武六年改舂陵為章陵縣何必西

卧子陳子龍曰孝穆以前時出使京邑之陷湘東有當辟之望

瞻虎踞[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乃建王宮南望牛頭[山名]方稱天闕抑又聞之玄圭既錫蒼玉無陳乃棫樸之愆期非包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孤竹之管無聞方澤[周禮大司樂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豈不懼歟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拯萬邦之命豈可逡巡固讓方求石戶之農[列子堯讓天下于石戶之農]高謝君臨徙引箕山之容[謂許由]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瞻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違鄉負俗尚復招三方以事趙請六國以尊秦況

故奉表勸進末段自述奉使情事懇切

臣等顯奉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出禮記謂朝聘但以圭璋為瑞無幣帛也通聘河陽貊珥雍容尋盟漳水蘇秦約六國盟于漳水之上加牢貶館隨世汙隆瞻望鄉關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乖忝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擯承閒内殿事絕耿弇之恩光武居邯鄲宮晝卧耿弇請間言不可罷兵光武大悅封奏邊城私等劉琨之哭劉琨為并州刺史上表勸進元帝不勝區區之志謹拜表以聞

宣示諸求官人書天康元年遷吏部尚書陵以梁末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核名實時有冒進求官諠競不已者陵乃為書宣示

意在滌叙官方文亦簡而有韵

耕道尹起莘曰徐陵可謂善其職矣陳世為吏部尚書者徐陵孔奐皆其人也

自古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冑逐其大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僧辯接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永定之時陳高祖年號聖朝草創干戈未息亦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存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

大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异亦為御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輙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車府令趙高直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此復可為例邪既忝衡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自是人心服焉時論比之毛玠。按文章之變質文遷換日趨煩縟馬揚開其源班蔡决其波浸淫至於徐庾可云極其變而無以加矣然猶泒衍有唐之世王駱燕許無非駢偶直至中葉韓柳諸公始討

詞婉而意直詩曰
將母來諗此亦庶
幾風人之言

論六經舊文去其綺靡其返而之於質也不亦難哉姚思廉陳書稱徐陵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後人尚以為雋論而令狐德棻作史直斥庾信淫放輕險為詞賦之罪人不知徐庾之文窮形寫態亦一時絕調風會實然德棻之言過矣今於徐庾駢體多從別錄特存一二首於此集以明文體之遷變有源有流非偶然也

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梁御史中丞原鄉侯入陳加通直散騎常侍

請歸養表

高祖受禪炯以母老表請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

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為養仕不擇官宦成梁朝命存亂世冒危履險自死輕生妻息誅夷昆季冥滅餘臣母子得逢興運侯景東奔至吳郡獲炯妻虞氏

臣乾學曰上下曲體恩義兩全堂陛之間藹然家人父子一時盛事

子行簡並殺之炯弟携其母逃而獲免 臣母妾劉今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臣門弟姪故自無人妾丘兒孫又久亡泯兩家侍養惟臣一人前帝知臣之孤煢養臣以州里不欲使頓居草萊又復矜臣溫清所以一年之內再三休沐臣之屢披丹款頻冒宸鑒非敢苟違朝廷遠離畿輦一者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跪讀家書前懼後喜溫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居彝憲邦之司直若自虧身體何問國章前德綢繆始許哀放謂高祖內侍近臣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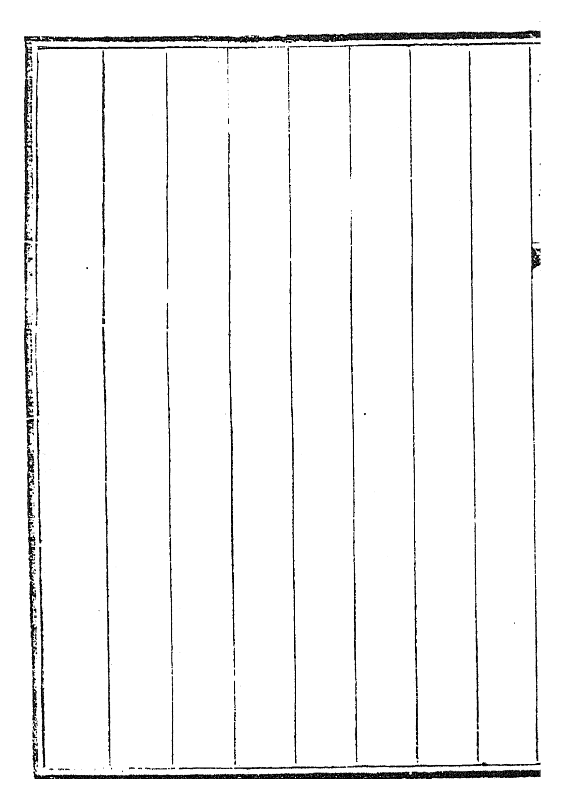
悉此旨正以選賢與能廣求明哲趑趄荏苒未始取才而上玄降戾奄至今日德音在耳墳土遽乾悠悠昊天哀此罔極兼臣私心煎切彌迫近時慺慺之祈轉忘塵觸伏惟陛下睿哲聰明嗣興下武刑於四海弘此孝治寸管求天仰歸惟辰有感必應實望聖明特乞霈然申其私禮則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翔泳孰非涵養詔答

曰省表具懷卿罄馳咸雖情深究沛日者理切倚門言歸興域復牽時役遂乖侍養雖周生之思每欲棄官戴禮垂文得遺從政前朝光宅四海劬勞萬機以御才為獨步職居專席方深委任屢歷情理朕嗣奉洪基思弘

景業顧玆寡薄兼纓哀疢實頼賢哲同致雍熙豈便釋簡南園解紱東路當令馮親入舍荀母從官用覩朝榮不虧家理尋勑所由相迎尊累使郷公私得所並無廢也乃迎炯母養省中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六

謹案第四十六頁前一行此不踰其本分邪刊本踰訛喻據陳書徐陵傳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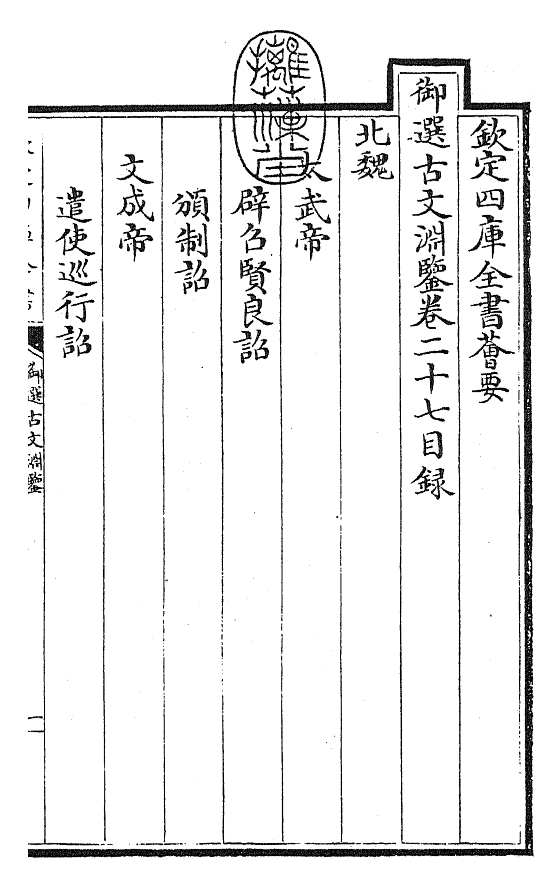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史映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七八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七目録

北魏

太武帝

辟召賢良詔

頒制詔

文成帝

遣使巡行詔

孟月廟祀詔

徵王肅詔

與彭城王勰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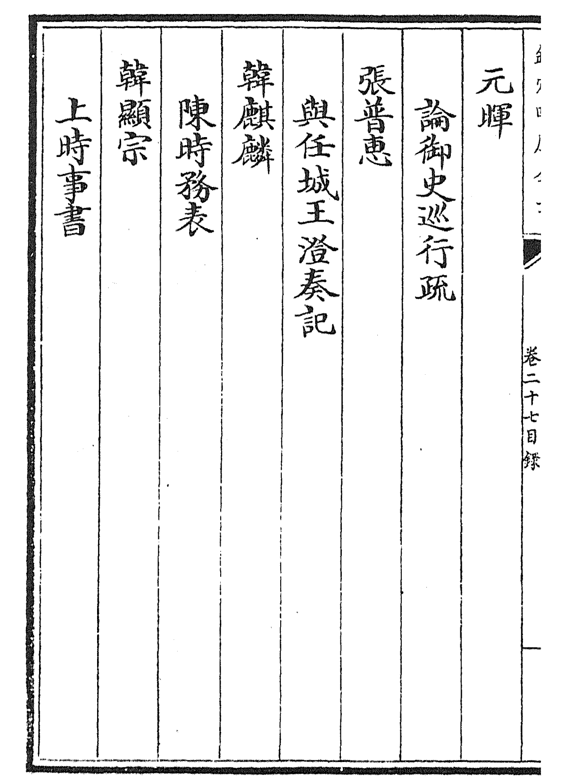
任城王澄

諫高祖幸豫州

請修繕國學奏

北海王詳

定律令奏



孫惠蔚

請收校典籍表

崔光

答宣武帝鷄異表

災異表

甄琛

請弛鹽禁表

邢巒

再上伐梁表

高謙之

請復縣令面陳舊制疏

御選古文淵鑑卷二十七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一百八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七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北魏拓跋氏奄宅幽方服勤晉室傳至道武乘後燕之衰蠶食并冀以次併吞諸國至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天下中分為南北朝國號曰魏傳十二世至孝武帝西遷分東西又歷三世自道武帝至恭帝四年凡一百七十一年

太武帝諱燾姓拓跋氏明元帝長子道武帝孫

平粹之音不為踈急

臣熙曰叙賢良出處不同語極韶秀以禮申諭進退任之想見虛心大度

辟召賢良詔 延和元年

朕除偽平暴征討累年思得英賢緝熙治道故詔州郡搜揚隱逸進舉賢俊古之君子養志衡門德成業就才為世使或雍容雅步三命而後至或棲棲遑遑負鼎俎而自達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説湯雖好尚不同濟時一也諸召人皆當以禮申諭任其進退何逼遣之有也此刺史守宰宣揚失旨豈復光益乃所以彰朕不德自今以後各令鄉閭推舉守宰但宣朕虛心求賢之意既至當待以不次

森然尺度之文亦復機神流暢

臣正治曰令行禁止爲其能定於一而民聽不惑也太武此詔

之舉隨才文武任之政事其明宣敕咸使聞知

頒制詔 太延元年

操持六柄王者所以統攝平政理訟公卿之所司存勸農平賦宰民之所專急盡力三時黔首之所克濟各修其分謂之有序今更不然何以爲治越職侵局有紊綱紀上無定令民知何從自今以後亡匿避難羇旅他鄉皆當歸還舊居不問前罪民相殺害牧守依法平決不聽私輒報者誅及宗族鄰伍相助與同罪州郡縣不得

識治體矣

妄遣吏卒煩擾民庶若有發調縣宰集鄉邑三老計貲定課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縱富督貧避彊侵弱太守覆檢能否覈其殿最列言屬州刺史明考優劣抑退姦吏升進貞良歲盡舉課上臺牧守荷治民之任當宣揚恩化奉順憲典與國同憂直道正身肅居官次不亦善乎

文成帝諱濬景穆帝長子大武帝孫

遣使巡行詔太安元年

遣使之辭如此詳
括殆非具文

臣德宜曰先王
遣使必周諮疾
苦非若漢武直
指使徒以擊斷
立威也此猶得
省方觀民遺意

夫為治者因宜以設官舉賢以任職故上下和平民無怨謗若官非其人姦邪在位則政教陵遲至於凋薄思明黜陟以隆治道今遣尚書穆伏真等三十人巡行州郡觀察風俗入其境農不墾殖田畝多荒則徭役不時廢於力也耆老飯蔬食少壯無衣褐則聚斂煩數匱於財也閭里空虛民多流散則綏導無方疎於恩也盜賊公行劫奪不息則威禁不設失於刑也衆謗並興大小嗟怨善人隱伏佞邪當塗則為法混雜昏於政也諸如

意在禁防而辭多沖挹要當使牧守

此比黜而戮之善於政者褒而賞之其有阿枉不能自申聽詣使告狀使者檢治若信清能衆所稱美誣告以求直反其罪使者受財斷察不平聽詣公車上訴其不孝父母不順尊長為吏姦暴及為盜賊各具以名上其容隱者以所匿之罪罪之

孝文帝諱宏獻文帝長子

條禁州牧詔太和二年

懸爵於朝而有功者必縻其賞懸刑於市而有罪者必

內愧革心不專以法令相迫也

罹其辜斯乃古今之成典治道之實要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頃以來遂各怠慢縱姦納賂背公緣私致令盜賊並興侵劫滋甚姦宄之聲屢聞朕聽朕承太平之運屬千載之期思光洪緒惟新庶績亦望藩翰羣司敷德宣惠以助冲人共成斯美幸克已復禮思愆改過使寡昧無愧於祖宗百姓見德於當世有司明為條禁稱朕意焉

決遣民獄詔 太和四年

月令孟夏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即此詔之意

語撰而學

廷尉者天下之平民命之所懸也朕得惟刑之恤者伏獄官之稱其任也一夫不耕將或受其餒一婦不織將或受其寒今農時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甚衆宜隨輕重決遣以赴耕耘之業

復靈丘租調詔 太和六年

靈丘郡土既褊塉又諸州路衝官私所經供費非一往年巡行見其勞悴可復民租調十五年 是月又復七州租常調詔曰蕭道成逆亂江淮戎旗頻舉七州之民既有征運之勞深乖輕徭之義朕甚愍之其復常調三年

有勤恤之實心故能有丙脊之實政非況然仁心仁聞也

免租筭詔 太和六年

朕以寡薄政鈇平和不能仰緝緯象蠲兹六沴去秋淫雨洪水爲災百姓嗷然朕用嗟愍故遣使者循方賑恤而牧守不思利民之道期於取辦愛毛反裘甚無謂也

魏文侯見反裘負芻者問其故曰愛其毛文侯曰汝不知皮盡而毛何所附

今課督未入及將來租筭一以丏之有司勉加勸課以要來穰稱朕意焉

求直言詔 太和八年

刊煩華存簡實爲言已得體要

臣乾學曰孝文帝虛已求言幾於建鄣設鐸之美而省煩文崇

帝業至重非廣詢無以致治王務至繁非博採無以興功先王知其如此故虛已以求過明恕以思咎是以諫鼓置於堯世謗木立於舜庭用能耳目四達庶類咸熙朕承累聖之洪基屬千載之昌運每布遐風景行前式承明之初班下內外聽人各盡規以補其闕中旨雖宣允稱者少故變時法遠遵古典班制俸祿改更刑書寬猛未允人或異議思言者莫由申情求諫者無因自達故令上明不周下情壅塞今制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各

簡實无得求治之要

上便宜利民益治損化傷政直言極諫勿有所隱務令辭無煩華理從簡實朕將親覽以知世事之要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

文明太后喪服詔 魏氏喪禮悉依漢魏既葬公除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崩

太尉丕等請依成制帝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練之變皆奪情以漸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卜葬之初奏練除之事帝曰竊尋金冊之旨所以令早即吉者慮廢絕政事故也羣公所請其志亦然朕今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誠情在可

許故專欲行之高閭曰陛下既不除服於上臣等獨除服於下則為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為疑帝曰先后撫念羣下御等哀慕猶不忍除奈何令朕獨忍之於至親乎今朕逼於遺冊唯望至期雖不盡禮蘊結差申羣臣各以親疎貴賤遠近為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易行於今羣臣又言春秋烝嘗事難廢闕帝曰自先朝以來恒有司行事朕賴蒙慈訓常親致敬今昊天降罰人神喪恃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饗薦恐乖冥旨李彪曰今雖治化清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漠北有不臣之虜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帝曰魯公帶絰從戎晉侯墨衰敗敵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古人有諒陰終喪者若不許

其言惻怛可以興起

服衰服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唯公卿所擇游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太尉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魏家故事大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況居喪乎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執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帝遂下詔

公卿屢上啓事依據金冊遺旨中代成式求過葬即吉朕仰惟恩重不勝罔極之痛思遵遠古終三年之禮比見羣官具論所懷今依禮既虞卒哭尅此月二十日受

卜祥而筮永吉似非禮意此能折衷至當

服以葛易麻既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授服變從練以下復為節降斷度今古以情制哀但取遺旨速除之一節粗申臣子哀慕之深情欲令百官同知此意故用宣示便及變禮哀痛彌深

答有司卜祥日詔 太和十五年九月有司上言求卜祥日帝下詔

便及此期覽已摧絶敬祭卜祥乃古之成典後世失其義筮曰永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將屈禮厲衆不訪龜兆已企及此晦寧敢重違冊旨以異羣議

斟酌古今可垂禮典文亦有淵穆之氣

臣廷敬曰四時之祭諸書所載不一如傳曰始殺而嘗在建酉之月閉蟄而烝在建亥之月是

尋惟永往言增崩裂

孟月廟祀詔 太和十六年

夫四時享祀人子常道然祭薦之禮貴賤不同故有邑之君祀以首時無田之士薦以仲月況七廟之重而用中節者哉自頃蒸嘗之禮頗違舊義今將仰遵遠式以此孟月禴於太廟王制天子犆禴犆將同言春禴各於其廟不合祭也但朝典初改衆務殷湊無遑齋潔遂及於今又接神饗祖必須擇日今禮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敕太常令剋日以

也此詔頗有定識

情文嫻雅溫至可感可誦

教先宗族王化之原彭城親賢撫衞德舉

聞

徵王肅詔 肅為豫州刺史善於撫綏治有聲稱高祖手詔徵入朝

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故復此勑

與彭城王勰書 勰除中書監高祖至豫州為家人書於勰令專主宗制糾舉非違

教風密微禮政嚴嚴若不深心日勸何以敬諸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位乃中監風標才罷實

有敦樸之質無枝蔓之辭

足師範屢有口敕仍執冲遜難違清挹荏苒至今宗制之重捨汝誰寄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吾別肅治之若宗室有愆隱而不舉鍾罰汝躬綱維相厲庶有勸改吾朝聞夕逝不為恨也

任城王澄字道鎮父康王雲北魏景穆皇帝子也澄襲封歷輔世宗肅宗遷司空侍中尚書令

諫高祖幸豫州齊雍州刺史曹虎請以襄陽內附帝引羣臣議之澄上諫

降問若審應有表質而使人一返靜無音問其詐也可

臣英曰詞尚簡潔而鏗然餘韻溢於行墨之表

見今代遷之衆人懷戀本細累相攜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家闕甔石之儲（齊人名小甖為甔甔受二石。甔都濫反）而使怨苦即戎泣當白刃恐非歌舞之師也（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令茲區宇初構又東作將起乃百堵皆興俶載南畝之時（百堵皆興謂新遷亡人當作室也俶載南畝謂入春當東作也二語皆詩語也俶始也。昌六反）宜寬彼逋誅惠此民庶且三軍已援無稽赴接苟其穎實（穎禾實繁而垂末也）力足納撫待尅平襄沔然後動駕今無故勞涉空為往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膽願　上覽盤庚始遷之艱難（盤庚

言禪教典情自經綈

臣士奇曰皇宗之學所以端範四門之教所以求賢北魏自劉

將遷殷民不樂遷作盤庚下矜詩人由庚之至詠由庚小雅篇名言萬物得由其道也

輯寧新邑惠康億兆

請修繕國學奏

臣忝訓先朝藉規有日前言舊軌頗亦聞之又昔在恒代親習皇宗熟覩秘序庭無闕日臣每侍坐先帝未嘗不以書典在懷禮經為事周旋之則不輟於時自鳳舉中京方隆禮教宗室之範每蒙委及四門之選負荷銓量自先皇升遐未遑修述學宫虛荷四門之名宗人有

元海倡亂以來不修此制久矣孝文志興禮樂而國學未建僅城於世宗時言之尚不失爲老成典型

闕四時之業青衿之緒於兹將廢臣每惟其事竊所傷懷伏惟聖略宏遠四方罕務晏安之辰於是乎在何爲太平之世而令子衿之歎興焉聖明之日而使宗人之訓闕焉愚謂可勑有司修復皇宗之學開闢四門之教使將落之族日就月將表上詔曰胄子崇業自古盛典國均之訓無應久廢尚書更可量宜修立

北海王詳字季豫獻文皇帝子太和九年封歷侍中錄尚書事太傅司徒

定律令奏

課吏自當以公清為重此奏得之

竊惟姦劫難除為蠹日久羣盜作患有國攸病故五刑為用猶陷觸網之誅道幾勝殘寧息狗竊之響是以班制垂式名為治本整綱提目政之大要謹尋奪禄事條班已周歲然京邑尹令善惡易聞邊州遠守或難聽審皆上下同情迭相掩沒設有賊發隱而不言或以劫為偷或揭掠成盜更令賊發難知攘竊惟甚臣等參議若依制削奪則縣無期月之宰附條貶黜郡靡歲稔之守此制必行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昔黃霸龔遂變風

臣杜訥曰漢作見知沉命法而

盜轉甚何若潁川渤海為能格奸耶詳言得失在人諒哉

遣使巡行公私煩擾誠不若委任牧守慎選而嚴課之之為得也

不由削祿張敞趙廣漢稱美豈憚貶退然綏導之體得失在人乃可重選慎官依律劾禁不宜輕更法令削黜羣司今請改制條還附律處其厲已公清賞有常典風謠黷賄案為考第

元暉字景襲父城陽公忠昭成皇帝五世孫也肅宗徵為尚書左僕射諡文憲

論御史巡行疏

臣聞治人之本實委牧守之官得其才則政平物理失其人則訟興怨結自非察訪善惡明加貶賞將何以黜

臣熙曰甚言巡省之弊且謂御史宜簡宿官經事之人可稱清言舉要

彼貪怠陟此清勤也竊以大使巡省必廣迎送之費御史馳糾煩回威盈之刑且暫爾往還理不委悉縱有簡舉良未平當愚謂宜令三司八座侍中黄門各布耳目外訪州鎮牧將治人守令能不若德教有方清白獨著宜以名聞即加褒陟若治績無效貪暴遠聞亦便示牒登加貶退如此則不出庭戶坐知四方端委垂拱明賞審罰矣又御史之職鷹鸇是任必逞爪牙有所噬搏若選後生年少血氣方剛者恐其輕肆勁直傷物處廣愚

稱古昔引經義厥殺之論典確之文

臣正治曰引經據典詳而有體

謂宜簡宿官經事忠良平慎者為之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任城王澄啓為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尋領右將軍凉州刺史

與任城王澄奏記澄功衰在身欲於七月七日集會文武北園馬射因奏記

竊聞三殺九親別疎昵之叙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内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以三年内者不可遂除故敦以日月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

豈非湛深經術之士

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喪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為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食猶擇人於射為慼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肆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禫甫

除殿下功衰仍襲釋而為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按射儀射者以禮樂為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者何用射為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庫府空虛宜待新調二三之趣停之為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貍首之章周禮凡射諸侯以貍首為節宣矍相之令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聲軒懸建雲鉦神民忻暢於斯時也伏惟慈明遠被萬民是望舉動所書發言唯

此表可以厚生可以維俗古今通義也

則願更廣訪賜垂曲採昭其管見之心恕其讜言之責則芻蕘無遺歌輿人有獻誦矣

韓麒麟 昌黎棘城人冠軍將軍齊州刺史

陳時務表 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上表

古先哲王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厲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之常軌為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

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饑況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餒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髙三五昧旦憂勤思恤民瘼雖帝虞一日萬幾周文昃不暇食蔑以為喻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為明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誇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為費實多貴富之家童妾袪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

臣德宜曰豫蓄民食惟有重農禁奢為開源節流之要若饑至而後圖之未爲所云賑荒無竒策也

餔糟糠蠶婦乏裋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貨寳盈於市里家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撿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事或遭天災恐供給

切於事理言雖多而不覺其長

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以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

韓顯宗字茂親麒麟子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兼中書侍郎歷廣陽王諮議參軍

上時事書孝文既定遷都顯宗上書

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為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往冬輿駕停鄴是閒隙之時猶編戶

供奉勞費為劇聖鑒矜愍優旨殷勤爵洽高年賚周鰥寡雖賑普霑今猶恐來夏菜色況三農要時六軍雲會其所損業實為不少雖調斂輕省未足稱勞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紛道路田蠶暫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炎暑而六軍暴露恐生癘疫此可憂之大者也願輿駕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以營洛邑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尒如歸又自古聖帝必以

臣廷敬曰封事之文以宣治體而達民瘼無取華靡也此書猶有樸直之風

儉約為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譏前代伏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別四民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則天下幸甚矣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為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不坐垂堂況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警蹕於闤闠之內者豈以

為儀容而已蓋以戒不虞也清道而後行尚恐銜橜之
或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息
伏願少垂察省又進賢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
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之州郡貢察徒有秀
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撿其門望不復彈坐
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
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
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儔聖皇不耻以為

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胄自墜於皂隸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稱其所以致雍熙議者或云今世等無竒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治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即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從惡而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為治生民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箠撻之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

臣乾學曰世族有家學而孤貧多廢業以門望取才猶不失衆舉世禄之義乃槪冒孝秀之名相沿成習則妨賢倖進流弊滋多矣欲求貢選得人其在慎擇中正與

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孝文年號多坐盜棄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嚴刑也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爲無私以仁恕爲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内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皐陶謨實宜敕示百寮以惠元元之命又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

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廝豎之邑臧獲騰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偽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别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賣買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混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宜令童齓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

臣英曰意在區别四民使伎作不與士類同處其法本諸管子亦漸磨風俗之一術而行文特爽駿有致

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為升降何其密也至與開伎作宦途其與膏粱華望接閣連甍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别伎

言似緩而實切未可以疎濶目之

作在於一言有何為疑而闕盛美書上孝文善之嘗謂顯宗及程靈虬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御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御等所聞若欲取況古人左馬之徒固自遼濶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御等應推崔孝伯

孫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國子祭酒秘書監平東將軍濟州刺史光祿大夫

請收校典籍表惠蔚世宗初自冗從僕射遷秘書丞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疏

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故述遵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

臣士奇曰六經為綱百氏為目搜求務廣校讎務精叙次詳贍中具悉原委欲令殘闕畢備甲

成天下〔賁卦彖辭〕然則六經百氏圖書秘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温柔疏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文彖以精微為神春秋以屬辭為化故大訓炳於東序藝文光於麟閣斯實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茲乎及秦棄學術禮樂泯絕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猶重典墳收亡聚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

乙更新恵蔚勞不愧於觀閣之職

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略盡無遺臣學謝通儒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覃廁班秘省忝官承之唯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為定本次第均寫永為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紀浩博諸子紛綸部秩既

明確無浮響故當使人傾耳

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書大集

崔光一名孝伯字長仁東清河鄃人歷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答宣武帝雞異表正始元年夏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光時為太常卿詔以問光光表答

臣謹案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軨中雌雞化為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輅軨廐名將謂率領其羣也距雞附足骨

閣公徐孚遠曰長仁在北博恐弘雅所對災異皆有據義

闕則用之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鷄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鷄生角劉向以為鷄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言小人將秉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鷄欲化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鷄禍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鷄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

臣杜訥曰春秋紀災異而不言事應誠有深意此本漢五行志立說亦鑿鑿動人

之不精頭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覩者也今

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君房石顯字）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歿為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返荊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史稱谷永善言災異所上四十餘事）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陛下為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敝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

質實忠具至理不以字句見長

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徃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加罕宴宗或闕時應親肅郊廟延敬諸父撿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㫖撫賑貧羸簡費山池減撤聲飲晝存正道夜以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表上世宗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伏法於是禮光愈重

災異表正始二年八月

去二十八日有物出於太極之西序勑以示臣臣按其

臣乾學曰禁符瑞却貢獻非止謙讓明於理者要當如是也此

形即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菌地蕈之小者）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皆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凋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斧斤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霜霰弗加霑濡不及而茲菌歘構厥狀扶疎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為敗亡之徵然懼災修德者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太戊時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而修德殷道復興）雊雉

奏與歐陽獲麟
之解並稱卓論

集鼎武丁用熙（武丁祭成湯有雉升鼎耳而雊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自此鵾鵲巢於廟殿梟鵩鳴於宮寢菌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為誡且東南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民勞物瘁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啟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彊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

甄琛（守思伯中山無極人侍中車騎將軍特進）

弛禁固為善政第須有實心實惠及民始為無弊耳

請弛鹽禁表

王者道同天壤施齊造化濟時拯物為民父母故年穀不登為民祈祀乾坤所恵天子順之山川秘利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損躬無吝如或所聚唯為賑恤是以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民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障護雖在公吏所以為民守之耳且一家之

致堂胡寅曰鹽之為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情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寶之害官為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

長惠及子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皆所以厚其所養以為國家之富未有尊居父母而醯醢是吝富有萬品而一物是規令者天為黔首生鹽國與黔首障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也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濟其用或巢宇以誨其居或教農以去其饑或訓衣以除其敝故周詩稱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以撫覆導養

瓊山丘濬曰鹽之為利禁之不可也不禁之亦不可要必於可禁不可禁之間隨地立法因時

為之求利者也臣性昧知理識無遠尚每觀上古愛民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僞弊相承仍崇關鄽之稅大魏恢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方聞者罔不歌德昔亶父以棄寶得民亶父周太王名碩鼠以受財失衆詩魏風篇名刺重斂也君王之義宜其高矣魏之簡稅惠實遠矣語稱出内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為災況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且善藏者藏於民不善藏者藏於

制宜必使下不至傷民上不至於損官民用足而國用不虧斯得之矣

府藏於民者民欣而君富藏於府者國怨而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民貧則君無所取顧弛茲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詔付八座議司徒彭城王勰尚書邢巒等奏先朝商校大小興復鹽禁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遂令細民嗟怨商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謬今而罷之懼失前旨詔曰司鹽之稅乃自古通典然興制利下代或不同苟可以富民益化唯理所在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治者也可從其前計使公私並宜川利無壅尚書嚴為禁豪彊之制也

邢巒字洪賓河間鄚人仕魏累官至散騎常侍征南將軍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

洞晰利害如聚米如借箸似趙營平屯邊諸疏

再上伐梁表（時梁師進侵徐兗巒率兵敗走之正始三年詔巒乘勝進取巒上表宜蓄力待機詔催進軍巒又表曰）

蕭衍侵境久勞王師今者奔走實除邊患（巒破梁將桓和藍懷恭等平徐兗二州）斯由靈贊皇魏天敗寇豎非臣等弱劣所能尅勝若臣之愚見今正宜修復邊鎮俟之後動且蕭衍尚在凶身未除螳螂之志何能自息唯應廣備以待其來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困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中山王英敗梁軍於淮南臨川王宏等棄梁城東走英進攻鍾離）若能為得失之計（謂或

臣廷敬曰古戒驕兵中山狃於一勝而欲懸軍深入鍾離之敗蓋因先見其機矣

得或失不可必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入其內地出其不備或未可知正欲屯兵蕭密餘軍猶自在彼欲言無糧運船復至而欲以八十日糧圖城者臣未之前聞英期以八十日糧取鍾離故戀云然且廣陵任城可為前戒正始元年任城王澄攻鍾離會大雨淮水暴漲澄引還壽陽狼狽失亡四千人豈容今者復欲同之今若往也彼牢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壍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則士自敝若遣臣赴彼糧何以致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氷雪取濟何方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

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謂朝之貴臣所具知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尅狀若其不復其辱如何若信臣言也願賜臣停若謂臣難行求回臣所領兵統悉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逐東西且俗諺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雖不武忝備征將前宜可否頗實知之臣旣謂難何容强遣遂召繼還更命鎮東將軍蕭寶寅與英共圍鍾離明年寶寅英自鍾離敗還除名為民

高謙之字道讓渤海蓨人鑄錢都將長史

為當縣令不可少此風裁足使權貴斂手避之

請復縣令面陳舊制疏

誅之為河陰令有能名舊制畿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佞幸之徒奏罷之乃上疏

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瑕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盜憎主人民怨其上見金人銘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為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日以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

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祖愚臣亦望
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新舊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
頗自屏心肅宗詔報曰此啓深會朕意付外量聞